

# 卷五

書名 群書考索後集六十五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  
 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五  
 內容分類 子-類書-彙考-宋  
 索書號 子部-類書-17  
 編號 C5930500

## 群書考索卷之一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後集

官數類

唐通典云唐官數開尚書云建官准百卿云虞官六十  
 唐官未聞堯舜同道或皆六十并屬官而言則皆有百

虞明堂位曰有虞氏  
 官五十鄭云六十

夏明堂位曰夏官尚書云夏商官  
 二十倍則當二百矣而鄭云百二十

商明堂位曰商官二百而鄭  
 云二百四十合依鄭說

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  
 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  
 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

秦十等以賞功勞

漢左吏至丞相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  
 哀帝時官數兼諸侯州郡胥吏

後漢內文武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  
 內一千五百一十二人外都計內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類書-1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考索後集六十五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在官之齒而以歲三日為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終身不復役其說以之從力政則善謂戎事則未可也軍事不得以時日為斷雖愚者亦知其說矣卿大夫云國中二十而事野十五而事六年十五而使從力役非人情矣當以二十為斷六十而免在官者四十年

王畿

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王畿千里分為五郊一郊之地各容一同一百里郊二百里甸三百里稍四百里縣五百里都郊地一同甸地十二同稍地二十同縣地二十八同都地三十六同總百同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七萬五千家餘者為宅田等六遂亦如此王畿五百十二萬夫共出車萬乘馬四萬匹士卒七十五萬人夫出天子六軍為士卒七萬五千人十分一邦畿千里周公詳此為四方法式自朝及市至鄉遂外皆設職分掌六鄉中五家下士一人六遂五家下士二人稍縣都如遂天下莫非王土不憂無祿養士周公亦不

九服五服

其餘凡領於天子之地者謂之公田皆以遂法理之此謂達於王畿者也先漢時馬融賈逵說鄉遂近郊五十里為鄉遠郊百里為遂鄭氏說郊之內百里為鄉郊之外百里為遂以占地言之皆未可以為信然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其利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至藩服周制九服而周官惟曰六服詳辨周不承總又曰不必其來故武成敘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

侯國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則封內諸侯津梁相通聘好往來有無相補患難相救無有壅蔽之患矣然先王恐其私相連衡以叛上及奸入往

來而莫之禁於是為之溝池樹渠之固以防之為之節制以謹之所謂  
守邦國者用王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  
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開用符節道路用旌節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  
節無節者不達所以禁絕奸人之往來者也每歲相問每世相朝告終  
易代有送葬之禮有慶賀之禮凶荒災患有吊恤之禮有致禴之禮此  
諸侯之邦交也非是而私相連結附下罔上恃強并小則大司馬有九  
伐之法方伯連帥奉辭伐罪所以防不虞也春秋以來奸人不得志於  
宗國則如意而往無所疑忌雖殺君之賊往往載匿以為已用則關津  
河問之法不行矣喜則朝聘無虛月怒則戰伐連歲年則方伯連帥之  
職不修大司馬九伐之法不舉矣若是而曰通天下之道路是啓奸詐  
長背叛耳

蠻夷戎狄

蠻閩夷貉之隸或征伐之所得或諸侯之所獻傳所謂蠻夷戎狄不式  
王命而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則所俘囚以為隸

職方氏言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六戎五狄之人民而隸不及戎狄者豈  
其驚悍之不可以畜而周公方且膺之以絕其患於未萌固不在所役  
焉邪昔惠公歸自秦誘陸渾之戎遷于伊川終逼諸姬侵掠畿甸以為  
中國之害詹桓伯以謂先王居之四裔以禦魑魅正所以處夷狄之隸  
也。周天下方千里者九大槩與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并言  
之其實諸侯封守不如是之廣以王制考之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  
東不盡東海北不盡常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襄  
地之實也其間亦有戎狄錯居其間如魯徐戎之類是也又荆楚之地  
在江漢之間自楚以南悉為百越之地而衡山在楚之極南安在天子  
之封內也舉一隅則四方可知矣

錢布

國凶禮則市無征而作布所以然者以市既無征則物聚多物多則錢  
重錢重則物反輕非所以便商賈也作布則物雖多而錢不重商賈獲  
其利則來者多矣

市廛征賦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周官則有市之征布園廛二十而一又曰關市譏而不征周官則有關市之征又曰澤梁無禁周官則有山林川澤虞衡之官先儒多謂孟子之說是文王治岐之物姑從簡易以便民至周官始增其制其說果然乎不然乎。貨布犯質劑之泉罰布犯市令之泉二者一也也廛布市廛即令之稅也先王之制既稅其物則不征其廛既征其廛則不征其稅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也若曰既征其廛又稅其物則周家之政荒矣

兵制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夏官大司馬又云凡令賦以地適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蓋大約民數以中家計之八家有四十八人可任者二

十人其餘蓋老弱不足任者然此一事爾小司徒所言者鄉遂之制大司馬所言者邦國都鄙之制也鄉遂天子六軍與兵車所出故起役徒無過家一人邦國都鄙之兵其調發從司馬之法小司徒通籍民數一井八家可任者二十人矣司馬法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馬一疋牛三頭是曰疋馬丘牛四立為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據司徒一井八家可任者二十人今甸六十四井為五百十有二家其可任使者通一十二百八十八人而籍於司馬者纔七十有五蓋百七十家有餘只賦兵二十五人耳又司馬法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疋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據前項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其籍七十五人今十通為成旁加甸地三十六井并百井八百家是增一百八十八家其兵亦當添一甲有奇乃只調三十人

蓋四分當兵之數而起發其一分之強故八百家止言三百家番休者  
嘗五百家積數百井八百家約為丁四十八百人堪任使者二千人二  
十分二千之一有奇為四甲百人有奇又四分百人之一有奇止發三  
十耳百井千里皆然可見周家優民之至車馬亦然自備一乘乘四馬  
立賦一馬積四丘為甸故凡四丘方賦一乘或前從一十井為一通後  
加百井為一成成出一車亦無增減田制以八家起井兵制以十人為  
什起井亦各從其宜非損益也兵  
制促零甸言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成言士十人徒二十人蓋調發時  
差擇宜為士者居多耳傳言少康田一成衆一旅八百家調五百人蓋  
增常數。司馬維為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長咸有事焉家  
宰征師于諸侯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  
國大司寇泣戮于社胡氏康侯曰昔成王將崩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  
親掌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與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  
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維制命非  
二證侯將命以伋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備屬一人可見矣此周公

之制見諸行事者也周制兵出於農自八家共井至五百十二家之制  
出車一乘馬四疋備七十二人則宜以精人縣師等官領之而乃屬於  
教官其歲時校登其夫家簡其兵器治其車輦則宜以鄉遂之官領之  
司馬而乃屬之教官何也三代之時兵滿天下而無將驕卒情之憂蓋  
兵藏於農而民弗謂兵將藏於學士大夫而官弗謂將以蒐田獮狩而  
易其習戰之名以比閭族黨而易其行陣之名國容之制軍容不亂焉  
養勇以禮積威以義是以不見其強而無敵於天下王畿千里近郊五  
十里遠郊百里郊為鄉六鄉百里通為十同百里者十提封十萬井九  
十萬夫之地除山林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除三萬六千井實計六  
萬四千井五十七萬六千夫之地又除公田九分之一實計五十一萬  
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通之三分除其一實計三十四萬一千二百六  
十六夫大率三百五十家賦車一乘四丘為乘積六鄉為千乘而餘率  
故曰立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二百里曰州州為  
六遂遂如鄉之法異其名示其變爾  
遂之軍法如六鄉二百里曰野野為稍家邑之田  
大夫采地四

百里曰縣縣為小都小都之田五百里曰疆疆為大都大都之田都通

曰鄙為寰內諸侯治之皆如遂法鄭氏云六遂之地自遠以通于畿方

千里為千里者十如向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萬乘卒七十

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牧野之師紂兵七十萬通畿皆發

隨處蒐狩自成什五案禮惟為此見蒐狩比屋作氏大司馬述而征之案

司馬教兵各號有縣鄙家鄉官封之異旗物有諸侯十年而役一徧凡

三家可任者十一人所謂上地家者三人中地二人籍其大數三家為十一人司馬

夫三為屋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佚不

起數以此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佚不

欲窮民之力也述征之法非徧徧也鄭氏云凡服役不必一時皆

遂以次全軍充調不離部曲案傳記周有南國之師晉有九州在軍之

士無非鄉遂守望相助猶之田里家有羨卒隸於師長如閭里有故不

失守備案傳少康一旅出於一成魯頌禧公千乘出於百里與公劉三

備六軍而止三古者五侯九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出

也案詩文王出車我出我車于彼牧矣九牧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幽王

大東漸漸之石為東勞西佚而有不違朝矣之嗟更以周官司馬法參

攷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某

月師至于某國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詩常武王命

父整我六師冢宰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則畿兵不遽

征也在易未濟之象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則雖天子親征亦

用諸侯之師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劉文公平丘之會對晉人曰天子

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平王東遷以王人戍申甫揚之水

始刺之然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陳蔡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

會伐屢矣左氏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至戰國時京師益弱強大諸侯往往猶畏之西周武公告楚亦曰見楚

一周當二十晉不百韓不足以伐周說辭雖或過實而事情亦略可據

赧王伐秦尚從天下統師以知畿兵不用其力常完也曲詩周公東征

從春秋王人子左氏記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五百人也一成之田

突救衛不書師左氏記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五百人也一成之田

百井夏后氏治地三分去二而治其一則可耕者凡三十三井井九百

百井夏后氏治地三分去二而治其一則可耕者凡三十三井井九百

敵除廬舍百畝而十六家耕之孟子以夏后氏五十而貢則頒田以五十畝為制也以此計之則三十三井中凡耕者五百二十人家家賦一人舉其全數而曰一旅也司馬法甸賦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言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何也成百井去城郭官室塗巷三分之一止餘六十四井即一甸也於六十四井之中五百十有二之內每七家而賦一人故甲士步卒總七十五人也至於調發從軍則十七家而遣一人凡三十人故曰成百井士十人徒二十人然而言三百家者蓋一人行而十家合資之則行者三十人而三百家被其征調也故五百十二家只言三百家餘二百十二家又留以須後也或曰周制每一車則七十五人今甸出長轂一乘而止發三十人無乃車多而人少乎曰古者軍行凡革車一乘七十五人之外又有重車一乘載衣裳之屬其士卒則有固守五人衣裳五人廩養五人糶汲五人炊子家五人凡二十五人併正車為百人又備副車以為備缺是車不得不多也以一甸之地論之其車一百乘其士三千人每

一乘通百人則三千人凡用車六十餘乘四十乘以為游缺之車也兵籍甚多而行者益少所以壯國勢休民力也後世王制既壞遂以甸出七十五人者盡調發之晉之成縣縣方百里而出革車百乘孫子興師百萬日費千金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也七十萬家是一人行而七家奉之此非王制也。或人曰制軍旅具車甲願得言焉曰按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康成謂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蓋伍一比兩一間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此則六鄉為六軍七萬五千人也又按遂入職曰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而教之稼穡康成謂遂之軍法追胥徒役如六鄉若是則六遂亦為六軍七萬五千人也但以五家迭而用之則其興發常六軍耳故止言六軍也此鄉遂制軍之法也又按司馬法通三十家出疋馬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

徒二七人終三千家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周三萬家出革車  
 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雖井人顧未與周制同今考春秋成元年三  
 月作丘甲杜氏注以謂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  
 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仲尼不對  
 欵也故書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仲尼仲尼不對  
 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諸其厚事舉其中欵從其厚如  
 是則以丘亦足矣杜氏亦謂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則貪冒無厭則  
 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  
 又何訪焉以是而觀則丘賦實周公之典舉丘則甸明矣如此一同百  
 甸甸旁加為成則百成也亦百乘也百乘則戎馬四百疋牛一千二百頭甲士三  
 百人步卒七十二百人乘數雖同而士卒之制多少異矣今亦本周禮  
 為定蓋甸以內六鄉六遂則為十二軍迭用其六軍稍以外八十四同  
 則為八千四百乘亦遠近異制焉以一切而言則畿內千里合當百同  
天子萬乘也大凡康成謂成之甸同之四都出田說其旁加者

甸旁以治成之洫都旁以治同之澮謂澮始為之也則用力多後治  
 之也則用力寡矣曷足以免其田稅乎今觀車賦止言甸不言成豈非  
 旁加者不與車賦但主為治洫乎總百成之旁加者既各治其洫又共  
 治同之澮以役折役於事為宜且其治溝澮一歲中豈數數然哉是賦  
 稅軍旅車甲之議盡矣。古者軍國之容不相入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是以井法凡以四起數言之也此國容  
 也至於軍制則以五起數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  
 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必以五起數者以軍法必用五也此軍容也軍國  
 之容不相入者蓋使民平居井牧其田里則一旦調發之際而又易其  
 數異其名而民不以為惑也不特此耳凡鄉遂以十夫為溝百夫為洫  
 千夫為澮萬夫為川至於司馬調兵之法則以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  
 十為終終十為同其名各不同至晉作州兵則是以鄉遂之法調兵也  
 古者調兵三十家十三人徒二人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三百人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三千



人若以司馬法推之一州二千五百家所調當幾人晉之州兵則盡調發也魯成公作丘甲曹操按戶籍得二萬家蘇秦說齊宣臨淄之半七萬戶而卒已二十萬皆失古人調發之意也

### 兵將

聚民而為兵則兵虧聚兵而屬之將則將虧秦漢而下不勝其患矣而獨無聞於三代之上何歟嘗觀於書干戈掌於齊侯呂伋之手必也太保出命仲元南宮毛將命然後得取焉不如此則呂伋不得以專今以周官攷之呂伋蓋虎賁耳虎賁才八百人而隄防若是卿使後世之御將盡若此將何從而驕雖然是中朝之將耳雖邊將亦然常武一詩宣王定淮徐其一章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其二章曰王謂尹氏程伯休父夫尹氏太宰也程氏休父大司馬也皇父出師二卿何與焉不得二卿則皇父不得以擅命於闕外卿使後世之御邊將而盡若此則又何從而驕雖然是待將帥也皆學士大夫也惟士卒亦然六卿軍政也六遂亦軍政也王官次舍之衛士與國子之餘卒

又軍政也宜屬於司馬今乃不然鄉遂屬之司徒衛士屬之冢宰而國子餘卒雖屬於司馬之諸子而弗征於司馬軍國之容繩繩不相亂誠以民之不可名以為兵而兵之不可專隸將也向使後之卿士者而常若此士卒其能驕乎由三代而論則後世兵有專將有定兵其不勝為患非不幸矣秦漢而下其猶庶幾乎  
如西都唐杜佑作通典嘗謂漢氏重兵悉聚於京師此非確論南北軍僅盈數萬耳

### 兵車

稍人掌丘乘之法四邑為丘十六井百二十八家爾共具車一乘何也此言備車乘之數也。司馬法曰四丘為甸甸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稍人共車一乘何也蓋丘備一乘輿賦之數也甸出一乘調發之數也備之多所以存武備調之少所以優民力也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徒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則是調發之寔則受於司馬而稍人亦云若有會同師旅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司徒益輦帥而至治其政令以聽

於司馬亦謂調發之寔數也

兵器

甸出革車一乘凡兵甲戈楯旗物鼓鐸悉備焉鄉遂之官簡其兵器是也調發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與知也而司甲司兵司戈者司弓矢言授兵器非授器於民也授之卿大夫從軍旅會同者也故司兵曰及其授兵亦如之是卿大夫士畢事則歸之若民兵則自藏之民間耳

教閱

四時之田春辨鼓鐸鐃之用夏辨名號之用秋辨旗物之用冬皆辨之三時各辨其一必不辨其二矣何以令軍乎非止辨其一也互言之耳其實皆辨也辨名號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辨旗物有諸侯軍吏師都鄉遂郊野之異則畿內皆遊教夫四表之中相去二百五十步雖容六軍不足況畿內乎亦遊閱而已矣

祭祀

祭祀以肆獻裸享先王鄭氏以為禘以饋食享先王鄭氏以為祫非也

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射人云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賓射者諸侯來朝王與之射以燕樂之暇賧云賓射則奏鍾鼓梓人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燕射者王與群臣燕飲而射大僕王燕飲則相其禮王射則贊乎矢梓人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也以狸步張三侯何也鄭氏以王與諸侯大夫各射其一非也王之射二三侯皆九節樂以騶虞諸侯與於射者射二侯皆七節卿大夫與於射者射一侯皆五節不言士略也士射豸侯亦五節

刑罰

為政至於用刑聖人所不得已也然奸宄並作邪慝恣行非刑無以格其非心使之遷善遠罪是以六官之中掌刑者居一雖然臯陶之為士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至于察察焉以治獄聽訟為能事是王者之政所不尚也故大司寇之官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其心惟恐民之陷乎罪也故有布憲之

官禁殺戮禁暴民之官萍氏之官以禁其邪心察其奸偽憲其刑禁昭其號令使民知刑戮之可畏罪戾之可恥相率而為善是聖人之所欲也及其犯于罰而猶欲免之則吾之設官分職豈其本心也哉

取士

先王取士之制有三塗有諸侯三年一貢士之法侯國有卿大夫論秀之法有士歲有大司樂教國子之法

後世不可行周制

用周禮者王莽敗於前荆公敗於後非周禮不可行也成周之時其法度典章自承流宣化執法奉公上自朝廷下至閭里外至郡國其相處如閨門之內故雖五人之長亦皆賢士是以法度雖嚴而甚寬雖詳而甚簡天下之大百官有司之衆而行之如掌握之上蓋其精粗未兼舉之耳王莽荆公之時如何而欲舉前古已陳之典行之且慕之聞乎程明道曰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知本之說也

詳詳書考索卷之四

# 新書考索卷之五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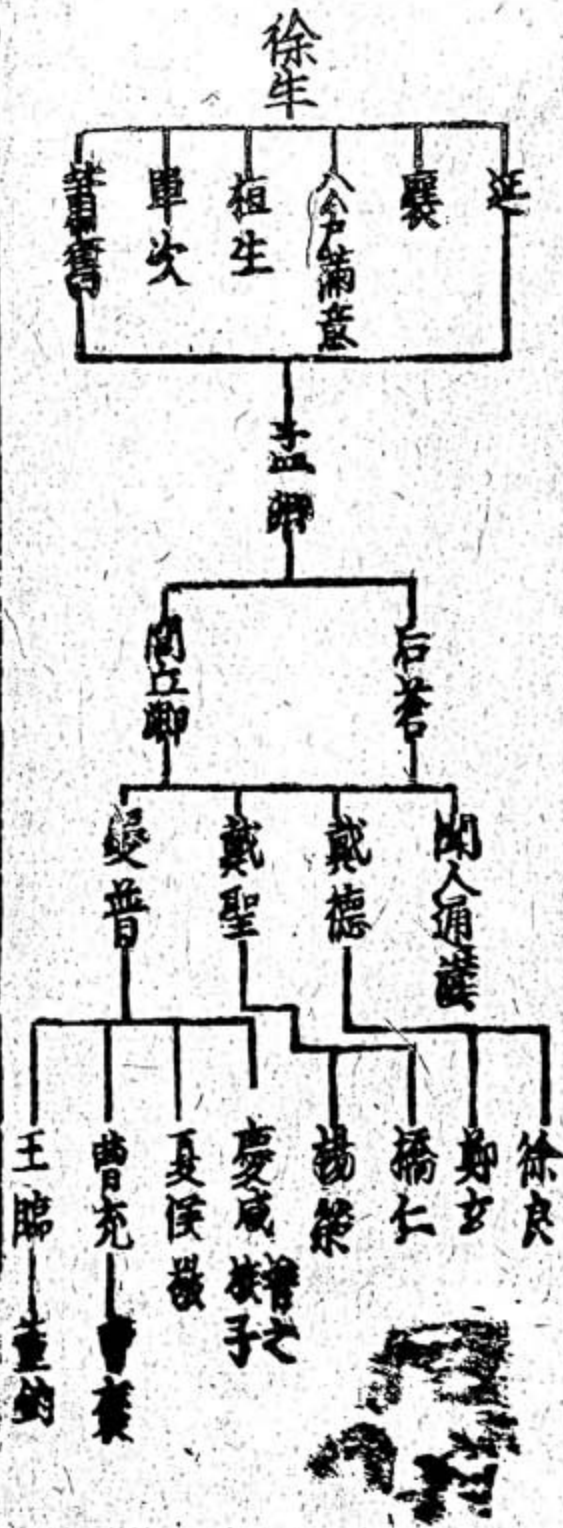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六經門

禮記類

禮記傳授之圖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措而帝王貨文有損益周人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出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殺悉趙鞅及魯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沒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中庸孔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錄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已其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經及孔氏掌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齊魯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出禮記百三十一篇前儒劉向校定得二百餘篇梁國戴德刪為八十五篇號大戴禮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授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具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其缺略

而行於世鄭康成注其書唐孔穎達為正義書目至孝宣世東海后蒼傳於梁國二戴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今之禮記也禮記初魯高堂生傳周禮十七篇又有喪服一篇舊別行子夏為之傳鄭康成為之注馬融王肅諸儒為訓說儀禮者乃周家行禮涉於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所謂儀注者是也其初蓋三十餘條秦焚書漢訪求之止得此十七篇故多亡禮云禮書目孝文時徐生善為頌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授孟卿孟卿授后蒼后蒼以授二戴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學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生楊榮是以大戴有徐氏之學小戴有橋楊之學初漢立后蒼禮博士宣帝世復立大小戴儒林大戴禮今存四十篇其篇始於二十九篇次不倫又一本止十卷三十三篇篇自第一至三十三恐是後人改正館閣唐元宗時王崑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

儀禮未知孰作或曰周公作之也孔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

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決非秦漢間筆也其制度必出於聖人若  
曰周公作之則非所敢知也漢初言經則離記言記則離經今記附經  
附之者又誰也出於孔氏之宅壁者曰禮記河間獻王云得先秦古書  
者曰禮日記夫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禮之記特未有儀禮之名也  
豈漢後學者覩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與秦暴焚書禮之見  
於漢者猶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漢之君臣特不好  
不尚而已至宣成世大小戴劉向所錄止十七篇十蓋逸其七八孰謂  
不好不尚之禍乃甚於秦之焚之也魯人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與今  
儀禮同陸德明賈公彥皆以為今儀禮考之西漢藝文志高堂生禮后  
蒼最明蒼以傳大小戴古經者出魯淹中多天子諸侯卿大夫制愈於  
蒼等推士禮以致天子夫如是則高堂生所傳特士禮爾今儀禮中所  
謂士禮有冠昏相見喪夕奠特牲饋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大夫禮  
必非高堂生所傳者不知賈陸二子何據而云爾漢數六經禮樂興焉  
厥後樂書亡矣有儀禮在亦不取周禮古矣然聖人設官分職之書也

至其所用以長以治者豈能舍儀禮禮記古矣然皆釋儀禮之善者  
義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聘義是也豈得而先儀禮班固之論曰  
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固之言必有得於先生長者之緒餘而  
非臆度也鄭康成收拾大小戴及劉向別錄中參以今古之文定為之  
注其書不純古矣漢石渠諸儒因曲臺餘論做儀禮為之如介僕賓主  
儀禮特其名禮記兼述其象意今之禮記特儀禮之傳疏也

### 儀禮注疏

周禮儀禮發源是一周禮為末儀禮為本本則難明末則易曉周禮注  
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服鄭而已其為章疏則有二家黃慶李孟慈慶  
舉大略小經注疎漏慈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二家之疏互有脩短時之  
所尚李則為先儀禮疏唐賈公彥等撰

### 韓愈讀儀禮

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  
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撥其大要奇辭